

莫屬。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的鉅著，中國的歷史故事有三分之二源自於此。由於《通鑑》的編年體形式，使其體例猶如今天的報紙合訂本，舉凡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新聞，都可以從《通鑑》中查詢，只是在消息的連續性上，卻往往令讀者難以掌握。南宋袁樞因鑑於事件的開端儘管隱密不顯，然而結果卻可能呈現著強大的爆破力，所以致力於釐清樁樁大事的前因後果，以作為治亂興亡的對應之策，《通鑑紀事本末》於焉誕生。雖然袁樞並未在紀事本末體上加諸自我的主觀意見，柏楊還是從標題的脈絡中看出他的「動詞史觀」，亦即袁樞用：滅、篡、寇、討、禍等詞來表達他對這些歷史事件來龍去脈的看法。

至於柏楊本人的史觀一方面脫胎於司馬光、袁樞、王夫之等人，一方面又與體制內的史學閱讀產生歧異。他以邊緣人、民間著作者的角度強力批判舊史觀，在極力掙脫大一統信念及忠君愛國的緊箍咒之後，將其對儒家系統與醬缸文化的批判結合八〇年代風起雲湧的社運與政運譁代脈動的精神，形成其柏楊版的歷史觀點，在暢議解構與去中心論述的後現代社會，他用平等與尊重人性尊嚴的態度來重塑青史，其間所流露的旨趣自是司馬光、王夫之等人難以想像的。

《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的出版計畫將從一九九九年跨越到二〇〇一年，預計完成四十到五十冊的鉅著，如此磅礴的編輯出版大計，在即將跨世紀的現在，勢必為輕薄短小的文學形式，與速食消費的閱讀形態所考驗。無論如何，揚棄忠君封建思想的柏楊式史觀，已在中國史學的舞台上盡情揮舞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柏楊獲得台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遠流出版公司也將出版二十七巨冊的《柏楊全集》，可知他的文學暨史學成就確實得到知音的掌聲。（朱嘉雯）

南方朔： 滿載星光的語言世界



劉楷南攝影

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曾說：一個字裡就有一本文化史。為解釋一個字詞的來龍去脈，中外的語言學家往往在極力探索語言結構背後的價值觀與社會現象。近年來沉浸於語言世界的南方朔，即在此研究議題上體悟良深，他說：「人被賜予語言，其實也就是被語言所塑造，同時也等於被語言所囚禁。人們在不斷反芻舊語言的同時，也等於是在反芻著舊的歷史、舊的情境，以及舊的問題。」例如他在解釋「俠」這個字的時候，認為在儒家崇信差序格局的倫理秩序下，「俠」被營造成一種浪漫的烏托邦想像，使得人們對現世的不滿有所寄託，當傳統文人對「俠」懷抱著雙重情感的同時，「俠」亦成就了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提供知識分子「鄉愁」想像的作用。

可見語言世界是我們思考方式的具體呈現，各民族都藉由語言完成其存在的意義，人們無所逃於語言之間，它是比世界更廣闊而抽象的居所。南方朔繼《語言是我們的居所》在市場上創出不錯的成績之後，再度以續集《語言是我們的星圖》滿足了讀者對知識的追求。它引用各式各樣的書籍，諸如：《日知錄》、《說文解字》、《開元天寶遺事》、《清異錄》、《弘明集》、《撰集百緣經》等等，目的在於透過層層歷史、語言的幃幕，探索構成我們意識的價值基本傾向，以鑑往知來。

正因為我們無法脫離日常習用語句對我們的意識形態及社會建構所形成的集體制約，所以語源學的終極關懷就不能僅停留在追求正確的語言用法上，它必須是站在舊有的考證學與西方語言學轉向哲學的基礎上，用清晰的邏輯原則將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系統推向重整新紀律的理想邁進。否則語言運用的散漫與污濁，勢必影響我們對資訊掌握及處理的精確度。

南方朔長期在《新新聞》上關於語言的寫作，表面上看來是近乎知識炫學的特技表演，其間也得到不少大陸工具書的幫助，然而我們更應該看重的毋寧是他對於從語言尋根，企圖打破舊式格局，以新的語言概念承擔新事務的洞見。他說：「舊的所以不能去，乃是它早已藉著語言鑲嵌進了我們的基因中；而新的想要來，則必須為它事先準備好語言這個新底容器。新的事務存在於語言中。」解析語言的源頭是為想知道我們的行為和思想被制約的前因後果，也是為了突破生活中慣性與惰性對我們在創造和想像上所造成的框限，在此遠大的目標進程上，南方朔已初步帶領讀者回到現象的根柢，至於根深柢固的觀念是否有改變的可能，或如何進行改變，則不僅是一項資料整合排序的工夫，更是一條對現世變化觀察敏銳、富有洞見，進而凝聚共識的長遠道路。（朱嘉雯）

曹又方： 歷經一場生死交關的 修行旅程



圖神出版社提供／蔡榮豐攝影

二十多年前，曹又方曾於當時擔任總編輯的《老爺財富》雜誌上開闢過一個名為「開河篇」的專欄。她以「力開先河」為己任，提出許多關於女性自覺的見解，儘管這樣的文章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並未能叫好又叫座，然而往後的漫長歲月裡，她一直沒有放棄為呼籲尊重女性與提倡女性自重而筆耕。

一九八六年《笑拈》一書出版，曹又方以慣常的小品寫作，抒發對於生活和人際交往的感悟。在世事的歷練之後漸漸明白「俠女難為」，面對諸多社會現象而發出不平則鳴的性情慢慢轉變了，生命從生活的煎熬裡走出來，發出遺懷的微笑。往後一系列關於情愛、心靈